

智慧之镜

—外国哲学研究

ZHIHUI ZHI JING
WAIGUO ZHEXUE YANJIU

李 平 徐文俊 主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山大学哲学文库
Philosophical Library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Volume 3

智慧之镜

——外国哲学研究

李 平 徐文俊 主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书 名	智慧之镜——外国哲学研究
主 编	李 平 徐文俊
责任编辑	戴 和 陈 东
封面设计	张永齐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佛山粤中印刷公司
开 本	850 × 1160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5.75 印张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18 - 02930 - 2/B · 95
定 价	平装 28.00 元 精装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67 83791084

中山大学哲学文库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汝贤 冯达文 徐文俊

章海山 梁庆寅 鞠实儿

主 编: 章海山

执行主编: 李 平 梁庆寅

中山大学哲学系 主 办

《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编者序

人类智力探究的一切活动之中，哲学是一个很特殊的领域。她以其自我批判的精神、反思的自觉性和超前经验的智慧，迷住了一代代思想家，上溯华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古希腊罗马众爱智者，多少风流人物毕生搏击思想长空，遨游知识海洋，执著追求真善美。人类意识不息，哲学智慧之泉不竭。

在迈向 21 世纪之际，我们面临着如何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应付未来与传统的冲突和协调等重大理论问题，肩负着繁荣现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

《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主办，拟长期出版，宗旨是加强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研究，展示团队科研水平。我们期望这个学术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有所贡献。我们也期望她在商品化浪潮的冲击下保持智力探究的纯洁和执著。祝愿有民族特色的 21 世纪中国哲学更加繁荣！祝愿涌现出更多无愧于“哲学家”头衔的 21 世纪中国学者！

文库的创办与出版得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

高等教育厅的关怀和支持，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陈坚同志迅速作了批示并拨出资金解决文库的启动经费，值此我们深表谢意。广东人民出版社鼎力协助出版本卷文集，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编者序	(1)
---------------------	-----

第一编 近代以前的西方哲学

1 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新透视	
——系统哲学探源	叶侨健 (3)
2 洛克的人的学说	胡景钊 (14)
3 在理性与虔敬之间	
——洛克的神学不彻底性	徐文俊 (30)
4 新教伦理与 17 世纪西欧的时代精神	徐文俊 (43)
5 试论近代西方的世俗化及其进程中的基督教	
.....	徐文俊 蒋 曦 (55)
6 评费尔巴哈的实践观	胡景钊 (71)
7 从二律背反看康德的理性辩证法	朱华甫 (95)
8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质疑	朱华甫 (109)
9 西方哲学中的先验主义方法	朱华甫 (126)
10 简析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评价	崔宏轶 (140)

第二编 现代外国哲学

- 11 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西方宗教及其哲学的变更 刘放桐 (153)
- 12 走出近代哲学的两条不同道路
——对唯意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思考 ... 杨玉昌 (168)
- 13 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古希腊哲学 杨玉昌 (182)
- 14 从胡塞尔的还原方法看其现象学的主题 张海清 (196)
- 15 “自我”与“他人”:现象学我本学的建构
与解构 陈立胜 (230)
- 16 现象学与禅宗合参 陈立胜 (246)
- 17 哈贝马斯:从认知理论到交往理论 姚大志 (271)
- 18 “现代性”难题与利奥塔的“异识”观 王 宾 (293)
- 19 关于弗雷格的语境分析的分析 陈晓平 (316)
- 20 意义的分析: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 张志林 (328)
- 21 试评波普的证伪主义及其在历史领域
的作用 韩安贵 (343)
- 22 俄罗斯哲学新建 李尚德 (351)

第三编 其 他

- 23 系统型非本质主义的伦理观念
——超越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探索 张华夏 (363)
- 24 西方多值逻辑发展的四个阶段 梁 彪 (411)
- 25 卢卡西维茨逻辑研究的若干成果 梁 彪 (420)
- 26 科学理论的结构
——从坎贝尔到“标准学派”的理论观演变 ... 林定夷 (428)
- 27 戴维森的规律观及其方法论底蕴 李 平 (449)

☆ 目 录 ☆

28 亚个人认知心理学的“意向性心理状态”

构件 李大超 (470)

本卷撰稿人简介 (489)

第 一 编

西方哲学史

1 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新透视

——系统哲学探源

叶侨健

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把亚里士多德看成是系统思想的始祖，并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①这一点在学界已得到公认。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通常学者们只是把这种系统思想看成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一些闪光点，而笔者却认为它是贯穿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一条红线，特别是其“四因说”的真正灵魂。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意味着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及自然哲学进行一种新的透视，其结果可能导致一种与传统观点大异其趣的“格式塔变换”。本文力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的尝试，以阐明在亚里士多德“四因说”及自然哲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系统思想。

^① 庞元正等：《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一、出发点：集大成的“四因说”

学界公认，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其著名的“四因说”便是集大成的产物。然而具体来讲，“四因说”是怎样集大成的？在学界还缺少一种清晰的说法。笔者提出，“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四大学派及随后思想发展的一种独到的概括和总结，一种全新的提炼和升华。

关于“四因”的来源，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实际上有所提及。^①首先，“质料因”即“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部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来源于以泰勒斯为首的米利都学派以及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显然，从泰勒斯不定型的“水”到德谟克利特抽象的“原子”，作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都是“质料”的始基作用。其次，“动力因”即“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来源于赫拉克利特的“火”和恩培多克勒的“爱憎说”。毫无疑问，以“火”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是其善变的动力作用，而“爱憎说”进一步把动力划分为吸引和排斥两个方面。再次，“形式因”即事物的“原型亦即表达出本质的定义”，来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和柏拉图的“理念”。不难看出，以“数”和“理念”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通式”的定性作用。最后，“目的因”即事物“最善的终结”，可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和阿那克萨歌拉的“理性”。因为，以永恒不变的“存在”为万物之本所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7—19 页。

强调的是因果的同一性，而以“理性”作为安排万物秩序的“善”更表明了其趋向性。通过对古希腊自然哲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似乎都在寻找我在《物理学》中指明的诸原因，我们再也没有找到过其他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是模糊的；他们有些像是说到了，又像全没说到。”^①可见，通过“四因说”可以对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各流派和学说，进行一种“对号入座”的整理。这一点在学界尚未引起注意。

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功绩首先在于指出了“四因”在自然界的普遍性。其中“质料”、“动力”、“形式”的普遍性是不难想像的，而“目的”的普遍性则颇有争议。对此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明的：“若有某一事物发生连续运动，并且有一个终结的话，那么这个终结就是目的……须知并不是所有终结都是目的，只有最善的终结才是目的。”“无论在技艺制造活动中和在自然产生中都是这样，一个个前面的阶段都是为了最后的终结……既然技术产物有目的，自然产物显然也有目的。因为前面阶段对终结的关系在自然产物里和在技术产物里是一样的。”“如果因为看不到能有意图的推动者，就不承认产生有目的，这是错误的。”^②从亚里士多德的辩解来看，目的性与产生、发展的过程相关，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具有自我意识，而在于是否存在不依赖于初始条件的最终结果。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实际上道出了贝塔朗菲在《一般系统论》中称之为“动态目的论”的“等结果性”。贝塔朗菲证明，开放系统的稳定状态具有“等结果性”（即不同的初始条件可以不同的途径达到相同的稳定的状态）。因为开放系统并非人和生命特有，所以目的性也就有了更普遍的意义。用贝塔朗菲的话来说：“目的论过去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现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1页。

②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65页。

在成了科学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① 这至少表明了应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进行重新的认识。

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功绩还在于阐明了“四因”的相关性。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前的自然哲学家已分别涉及到自然界的“四因”，那么他们也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此难以对自然界的整体作出令人信服的统一解释。比如，水性不变何以说明自然界的千变万化？水形不定又何以解释各种事物的形式？“一切皆流”、“一切皆变”何来相对稳定的组成、形式和趋势？何以对其进行认识？抽象的“数”、“形”怎么能离开具体的事物而独立存在？单一的“存在”又如何说明自然界多样性的来源？可见，任何的偏颇都会带来难以摆脱的理论困难。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既然原因有四种，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必须对所有这四种原因都加以研究。并且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应当用所有这些原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② 以房子为例，它的存在涉及“质料”（土、石等）、“形式”（造型、结构等）、“动力”（建筑师、建筑术等）、“目的”（性能、用途等）四方面的原因。其他任何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按此类推。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集大成的“四因说”确比以前的自然哲学理论更全面，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如果允许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赋予现代含义的话，那么不难看出：“质料”相当于组成；“形式”相当于“结构”；“动力”相当于相互作用；“目的”相当于功能。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系统的存在及描述都离不开组成、结构、相互作用和功能这四个要素。从这个含义上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确实是一

① 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秋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②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页。

种最原始的、最朴素的系统哲学。

二、主旋律：整体性的辩证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是“爱智者”，而“智慧就是关于某些原理与原因的认识”。^① 所以“四因说”在亚里士多德的整个自然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四因”当中“后三者常常可以合而为一，因为形式和目的是统一的，而运动变化的根源又和这两者是同种的”。^② 所以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便归结为“质料”和“形式”的相互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倾向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中体现出来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倾向，学界有一种流传甚广的传统评价，即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而充满矛盾：当他指出“质料”的“基础”和“底层”作用时是唯物主义的；而当他强调“形式”的“本体”地位时又陷入了唯心主义。对此，笔者认为可提出两点质疑：第一，“质料”和“形式”相互关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第二，“质料”和“形式”皆为“本体”的矛盾实质究竟是什么？

关于第一点，笔者认为把它归结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不恰当的。首先，从定义来看，“质料”（物因）表示“所从出”，这姑且可以看成物质；而“形式”（本因）表示“怎是”，即存在方式，这又怎么能等同于意识呢？其次，从属性来看，“质料”被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页。

②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页。

认为具有“潜在性”（亦此亦彼的多种可能性）；“形式”则被认为具有现实性（非此即彼的相对稳定性）。难道说“潜在”和“现实”能够区分物质和意识吗？再次，从实例来看，土是砖的“质料”，砖是土的“形式”；而砖是房的“质料”，房是砖的“形式”。这里哪来的意识呢？因此，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给“四因说”贴上唯物或唯心的标签。

“质料”和“形式”的关系，与其说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还不如说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指出：“字母是音节的原因，材料是技术的原因，部分是整体的原因，前提是结论的原因，意思都是‘所从出’。在这些对偶中，前一类为基础质料（和部分）；后一类为本质——或为整体，或为综合，或为形式。”^①

一旦我们跳出传统的框框，从新的角度来看旧的问题，认识上的“格式塔变换”就发生了。原有的一些难题得到了新的解答。比如：“形式”（结构）、“目的”（功能）、“动力”（相互作用）这三者都是整体的属性，所以可以“归一”；“质料”作为部分有多种结合的可能性，所以具有“潜在性”，而“形式”作为整体一经产生便相对确定，所以具有“现实性”；“形式”和“质料”相对不同的层次而言，所以砖瓦相对泥土是“形式”，而相对于房屋却是“质料”；“纯质料”是最低层次的客体，所以它不再成为任何“形式”，“纯形式”则代表最高层次的客体，因此它不再充当任何“质料”；至于说“纯形式”、“至善神”和“第一推动”的统一，也不过是表明了一种自然神论的观点，即最高层次的自然界是以自身为目的、自己推动自己的。这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唯心主义。

关于第二点，笔者认为把它看成是简单的逻辑矛盾也不妥

①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1页。